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五章 威逼下之證人

離著保甲局不遠，有個開豆腐的王老，年紀在五十來歲，他有個十二三歲的兒子，因為是丑年生的，乳名便喚作牛兒。那個孩子，要看他的長像，是渾渾厚厚的，聽他的說話，是遲遲鈍鈍的，一些兒也不帶著頑皮氣象。他們父子二人，盡力操作，苦度時光，從來就不曉得什麼叫作偷閒躲懶，所以倒把生活維持得安安穩穩。現在正當過新年的時候，講不得要破費幾錢，少作口腹的點綴。這一天晚上，居然也沽一壺酒，備了幾樣菜，他們父子二人，坐在一處。王老兒在喝著，牛兒在吃著，談談街上的情形，說說家中的景況，新年要取個吉利，只揀那開心提神的話兒來說，真個是天倫之樂，其趣盎然。

雖則是個貧家，也正是人生難得的快事。卻不料世間一切休咎，常常會有天外飛來的。當這肉香酒冽，載笑載言的時候，忽聽得外邊有人輕輕地叩門。王老兒放下酒杯道：「這可有誰來呢？」他嘴裡說著，已是前去開門。這個小小的豆腐店，自然一切簡陋，哪裡還分得出什麼內外。當時兩扇板門輕輕地一啟，早有一個身軀高大的人，從黑影裡閃將入來。王老兒忙問是誰，那人也沒有言語，想著一定是熟人，便先隨手把門關上，及至燈光射在那人的臉上，王老兒看清了，不由得大大地嚇了一跳，原來這昏夜叩門而至的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保甲局的委員胡得勝。那時王老兒的心中，是七上八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「胡老爺，今天怎麼這樣開在？真是貴人幸踏賤地。但我這裡實在骯髒得很，可請您在哪裡坐呢。」那胡得勝大方不拘，隨意坐在一個破凳子上，把眼光看了一眼酒菜，便從臉上發出一種不屑的笑容，向王老兒說道：「原來你們爺兒兩個正在用飯。吃罷，不要耽擱了。」王老兒忙道：「老爺來到這裡，我可怎麼還敢用飯呢？」

胡得勝道：「這是笑話了。常言講得好，千把外委，也不能管吃飯喝水。我雖是守備的職份，跟千把外委尊卑有些不同，然而說到吃飯，卻也不便攔阻誰。你只管吃你的，不必拘泥。」王老兒道：「既是胡老爺如此吩咐，小人大膽了。」說著，又向胡得勝告過罪，這才照舊的坐下，他那不用完的酒，恰似被橫風吹斷，也不去再喝了，只顧低著頭去吃飯，然而當下咽的時候，卻透著不大自然。有時夾上一箸兩箸的菜，也是味同嚼蠟，不知道是什麼滋味。這是因為他心裡正在盤算，想那胡守備怎麼會屈尊降貴，來到自己的豆腐店中，要是沒有用得著的事，慢說他自己走上門來，就讓跪著去請，也不肯賞這麼大的臉。不過他是一個官，我是一個窮人，他可有什麼地方能夠用得著我呢？要據他那種神情，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消息，然而卻也不敢一定，縱要等著他閒言吐語的，把話說明，那才算是十拿九穩咧。這便是王老兒滿腹愁腸，疑神疑鬼的打算。請想他這一頓飯，怎麼還能夠吃得好呢？倒是牛兒爛漫天真，也不懂得什麼叫作官，什麼叫作窮人，什麼叫作貴人幸踏賤地，胡得勝只管來胡得勝的，他自己只管吃自己的，這半天的工夫，就不曾住了筷子。他老子滿心有事，吃不下去，他倒格外的得了實惠咧。

再說王老兒，也不知是吃飽，也不知是沒有吃飽，便放下了筷子，又向胡得勝告過罪，靜候他的示下。那胡得勝仍是沉吟不語，有時望一望王老兒，有時又望一望牛兒，他的兩隻眼睛，是不住地滴溜溜的亂轉，這個不用問，是正在心裡頭打主意呢。王老兒雖說是個粗人，但上了年紀，自然有些閱歷，當時鑒貌辨色，早已參透其中奧妙，心裡是不住的打鼓，想著要咳嗽，都不敢出聲兒。此時屋內，除去牛兒吃飯有些咀嚼之聲，可以說是靜默極咧。

就在這時候，胡得勝忽然開口，便將沉悶的空氣立行打破。他眼望著王老兒說道：「我今天到你這裡來，是有一件事情的。」他把這兩句話交代過，暫時又把口風頓住，此種說法，恰像戲台上的科白，是要等著對方的人前來動問。那時王老兒的心中，止不住有些七上八下，便看著胡得勝的臉說道：「我也想到這裡。不然，像這個小地方，請您您還不來呢。但不知是什什麼事情？最好請胡老爺說出來罷。」他說到此處，眼望胡得勝，靜候示下，那種神情，是於渴望之中，又帶著一些害怕的樣子，就好比法庭上的罪人，等著宣判一般。只見胡得勝點了一點頭，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你可曉得花牌樓地方出的那件暗殺案麼？」王老兒一聽，真乃是丈二的和尚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想不到他提說此事，到底是幹什麼，便道：「那怎麼會不知道呢！咱們南京城裡，早就轟動咧。不過我上了些年紀，連自己的正務還有些照顧不來，哪有閒心腸去問這些事，都是牛兒那孩子，前來告訴我的。不瞞胡老爺，驗屍的時候，他還去瞧熱鬧來著，回到家裡，真是說得活靈活現的。」當時胡得勝一聽這個話，不由得從他兩個眸子中，透出一種歡欣喜悅的氣象，彷彿王老兒所說，有些實獲我心，可以得到什麼利益似的，便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總算不錯，居然能夠實話實說。本來這件暗殺案，牛兒比著別人，當然要知道得格外清楚。」王老兒聽到這裡，心中是不住的亂跳，很後悔自己不該把話說多了，怕要惹出什麼麻煩來。但是言已出口，事成過去，已經無法挽救了。那時胡得勝又接著問道：「但是有一件，你可知道花牌樓殺人的兇手是誰麼？」這一問不打緊，簡直把王老兒嚇壞咧，急得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：「我的胡老爺，這可是怎麼說呢？我一個賣豆腐的老頭子，怎能知道殺人的兇手是誰呢？」胡得勝見他嚇得這個樣子，知道是發生誤會了，心中暗自覺得好笑，便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等過了新年，只管安心的去賣豆腐。這件案子，怎麼也賴不到你的身上去。況且殺人的兇手，現在已經被我拿住了。就算是打聽消息，可都用不著哇。」王老兒一聽，把懸著的那一顆心，登時放下，渾身都覺得鬆快極咧，不禁笑逐顏開的說道：「到底是胡老爺精明強乾，像這般的疑難大案，居然能夠手到擒來，早晚少不得是要越級高升的，連我聽見了，都要替你透著喜歡。」據王老兒這套話，未免有點忘其所為了，他也不想一想，他又不是胡得勝的上司，就算拿著兇手，何必上這裡來報告，揣情度理，自然另有別的文章，他不求甚解的，以為是太平無事，腦筋總算是簡單極咧。當下胡得勝聽他這樣說，便又用話引逗道：「你猜一猜，那個殺人的兇手是誰？」王老兒道：「那個我可怎能猜得著呢？」

就請胡老爺告訴我罷。」胡得勝一笑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大慈寺的方丈熙智。」王老兒覺得很是詫異，便睜大了眼睛說道：「是個和尚嗎？和尚是應該慈悲的，怎麼倒去下手殺人呢？」

胡得勝道：「不是他自己動手殺的，是叫一個蔡屠戶殺的。」

王老兒聽了，點頭啞嘴的說道：「屠戶本是殺豬的，怎麼殺起人來了呢？他可為的是什麼，就肯聽和尚的話呢？」胡得勝道：「你真是個渾人，這個事還用問嗎，自然為的是錢了。」王老兒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還不算十分渾，那個屠戶才渾呢。現在叫胡老爺破了案，試問錢在哪裡，早晚還要把命饒上咧。」胡得勝見說來說去，已經談到緊要關節上，便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但你可曾曉得，我是怎麼破的案？」王老兒道：「那可誰能知道呢？不過據我想，或者有人在胡老爺面前，給他們泄了底，也說不定。」胡得勝聽了，便不懷好意的笑道：「你真能料事，一猜就猜著了。但可知道那個泄底的人是誰？」王老兒搖頭道：「胡老爺，算了罷，我又不能捏會算，那個可再也猜不著咧。」這時胡得勝忽然把臉一繃，將眼睛盯住王老兒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，那個泄底的人，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待我告訴你說罷。」說著，用手把牛兒一指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可憐王老兒，昏天黑地的，跟著說了這麼半天，萬沒料到葉落歸根，原來是要把他的兒子，打成這件凶殺案裡的一個干證，當時胡得勝的話，一入王老兒的耳中，不亞如聽了焦雷一閃，簡直嚇昏咧，臉上是變貌變色，睜著雙眼，說不出話來。

再說牛兒，這半天的工夫，只顧足吃大喝的，他老子跟胡得勝，講說花牌樓的凶殺案，他有時聽得一句兩句的，但決不曾留意。後來飯已吃完，但還戀戀不捨得吃那剩下的菜。猛然出其不意的，見胡得勝用手把自己一指，大聲說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這一來，牛兒不由己的也有些發毛，便放下了筷子，冒冒失失的說道：「什麼是我呀？」王老兒聽了牛兒這一句話，身上一哆嗦，方緩過閉著的那一口氣來，不過因為精神上受了刺激，一時恰還有些昏迷，現放著赫赫胡老爺坐在面前，居然竟自記了忌諱，便瞪著牛兒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好個孽障，你還問呢。怎麼這樣的不知輕重，竟敢多說亂道，早晚少不得叫你去打一場兒連累官司。要是收了監，我連飯都不給你送，將你活活地餓死，看你還說也不說。」王老兒是罵在嘴裡，疼在心裡，他口中這樣說著，兩行舐憤的老淚，早已止不住了，從眼眶中流下來咧。那時胡得勝把臉一沉，向著王老兒厲聲說道：「你怎敢這樣不知好歹，早晚過

堂的時候，我先要辦你一個知情不舉的罪名。」王老兒一聽，立時就嚇糊塗了，不曉得這知情不舉該得何罪，忙著給胡得勝跪下，苦苦央告。胡得勝拿腔作勢了半天，方才叫王老兒起來。牛兒是在一旁發愣，到底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再說胡得勝，這時又把面色放溫和了些，對王老兒說道：「我因為你兒子年紀小，未必准能不怕官，將來過堂的時候，萬一要胡著對證，他要把話說不清，那可也是麻煩，所以我今天來到你家裡，要把事情的經過，預先對你說明，你不妨在事先教導他，省得到了臨時，再出外錯。」可憐王老兒是叫胡得勝給鎮嚇住了，哪裡還敢再說別的，只得順著口氣，加以奉承道：「這全虧胡老爺關照，我們爺兒兩個都是感恩不盡的。」胡得勝點點頭道：「你能夠明白就好，等我把事情告訴你說罷，因為去年臘月裡，有個外鄉姓張的客人趕路回家，借宿在大慈寺裡，不想當夜得了病症，一直到了年底下，方得痊癒。本寺方丈熙智，曉得客人身邊有銀子，起了謀財害命之心，便串通了蔡屠戶，於正月初一的夜裡，將那張姓的客人，誘到花牌樓地方，用刀殺死。可巧正在行兇的時候，卻被牛兒親眼目一睹的看見了。後來他告訴我，方才破得此案。」再說牛兒此時也不吃飯了，先前見他老子埋怨他，後來又給胡得勝跪著，心裡十分納悶，因此不由己的也就沉心靜氣的聽著。及至聽得最後那幾句話，可實在有點忍不住了。小孩子的脾氣，自然是心直口快，便不假思索的，向胡得勝說道：「胡老爺，我什麼時候告訴過這個話來著。再說正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我可就不曾出門咧。」

胡得勝一聽，便雙眉直豎，二目圓睜看著牛兒，厲聲喝道：「你一個奶黃未退的小孩子，但敢說了話不認帳麼。」當時牛兒見胡得勝的眼睛裡射出兩道凶光來，將自己盯住，直比刀子紮在身上，還要害怕，早已有些魂飛魄散，哪裡還敢再言語。胡得勝忽又冷笑道：「好好，你老子想著，要知情不舉，你又打算著要翻供不認。我很曉得你們的心思，無非是怕事二字。早晚我只須三言五語，便將你爺子兩個，打成個幫凶的罪名，那時縱殺不了你們，卻也發得了你們，看看還是哪個便宜，哪個吃虧？」他說到這裡，站起身形，往外便走。早被王老兒跌死忙活的一把拉住道：「他是個小孩子，不懂得什麼，請胡老爺只把這件事情交給我，准可以叫他順了口供，但求您口下超生罷。」胡得勝道：「你這才算明白過來了，事情關係重要，你可自己提防著。」他把話交代到這裡，又要往外走，王老兒卻擋在前頭撲地跪下。胡得勝一皺眉道：「你又有什麼說的？」王老兒此時是眼淚婆娑，聲音發顫的說道：「胡老爺，您的一切吩咐，我們當然照辦。不過牛兒那孩子，不但年紀小，怕他怯官，並且平日就是拙嘴笨腮的，不會說話。堂口上的事情，不同兒戲，倘若要有一差二錯時，我們爺兒兩個不要緊，怕的是對不住胡老爺。我想用得著干證時，總以不叫他上堂為是，如其到了勢不可解的地位，那也只好努著力兒去辦了。我說的全是實話，並不是心疼孩子，您千萬可不要錯想了。」胡得勝聽罷，從口中說出「知道了」三個字，便揚長而去。那時王老兒從地下爬了起來，拉了牛兒的手，兩眼垂淚說道：「我們惹不起他，只有順著他。但是這件命案，到底有冤枉，沒冤枉，只有天知道了。我們救自己要緊。還能管得了別人麼。」